

媚香

MEI XIANG

贡茶 作品

Gong Cha Works



最魅骨可乐新作
贡茶
 激情澎湃
 华丽彪悍的擒夫记

他异香入骨，魅惑众生；
 他驰骋疆场，傲慢闷骚。

古代剩女潜伏将军府，
 只求吃喝玩乐养面首。
 万人迷将军拒绝暖床，
 真爱只不过是附属品。
 无奈何，她身体里那一缕绝妙体香，
 竟是他抵挡不了的诱惑……



贡茶 作品
Gong Cha Works

Gong Cha Works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媚香/贡茶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399-5532-2

I. ①媚… II. ①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1883号

书 名 媚 香

作 者 贡 茶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樊 秀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文 字 编 辑 王红依 樊 秀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532-2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媚香
{012}	第二章	迷倒
{023}	第三章	呻吟
{034}	第四章	茅房
{045}	第五章	讨要
{056}	第六章	阴谋
{067}	第七章	联手
{078}	第八章	密谈
{089}	第九章	扑倒
{100}	第十章	真相
{112}	第十一章	爱慕
{124}	第十二章	提亲
{135}	第十三章	献身
{147}	第十四章	药丸



目录 CONTENTS

{159}	第十五章	离情
{170}	第十六章	归来
{181}	第十七章	调情
{195}	第十八章	反对
{206}	第十九章	拒婚
{222}	第二十章	吃醋
{234}	第二十一章	负责
{246}	第二十二章	情热
{258}	第二十三章	挑逗
{270}	第二十四章	幽会
{282}	第二十五章	花嫁
{295}	第二十六章	洞房
{308}	第二十七章	有喜
{327}	番外	

第一章 媚香



夏夜，新月初上，有微微凉风拂进窗内。

姚蜜倚在窗前，抬头看月，半天没有挪动脚步。

顾夫人揭帘而进，摇着手里的团扇，沉默了一会儿道：“小蜜，时辰差不多了！”

“娘，不去不行吗？”姚蜜有些无奈。

姚蜜弯月眉，杏仁眼，樱唇红润，生得一副好模样，但这样的可人儿，却还待字闺中，未曾婚配，于是，这便成了姚家一家子的心病。

不是姚家不想及早将姚蜜许配出去，而是上门求亲的，不是为浪荡子庶子求亲，就是为嫡子求二房。再怎么，姚家也是江南世族大家，怎么可能让女儿嫁与不正经的浪荡子或是去做二房。于是，这么一耽搁，姚蜜便及笄了。

大魏朝之前十年战争，男子死伤无数。三年前，户部检点人口，发现女子人数三倍于男子。现下未婚男子的吃香程度，不是一星半点。而家有女儿正在愁嫁的，也不止姚家一家。

为了促进人口生育，今年初朝廷又颁了令，男十八周岁未婚者，女十五周岁未嫁者，不管是世家大族还是贫民，皆要罚钱，且由地方官做主婚配，父母氏族不得有异议。

顾夫人眼看姚蜜秋天便十五周岁了，直急得夜不能眠，和姚老爷商量了几天，借口要给远在京城母亲范老夫人贺寿，打点行装，带着女儿姚蜜到了京城的娘家。

顾夫人想着，顾家是京城世家大族，家大业大，子弟众多，总能在其中给姚蜜找一个夫婿吧？可她万万没想到，她的大嫂苏夫人和二嫂胡夫人的娘家人史姨妈和范姨妈也抱了同样心思，各自领了适婚女儿史绣儿和范晴前后到了顾家。

顾夫人见形势严峻，只得细细嘱咐了姚蜜许多话，告诉她，若不想落到被地方官强配的地步，那么，这回便须得在两位未婚表哥顾东瑜和顾东瑾中物色一位作为夫君。今晚月色颇好，她打听得顾东瑜待会儿要到荷花池那边赏荷，便让姚蜜赶紧到荷花池边，和顾东瑜来个月下相逢。两个年轻人要是有情意，

她向大嫂苏夫人提起婚事，就会更容易些。

眼见姚蜜还是端着，顾夫人垂了眼道：“咱们上京城所为何来？你不去，只怕史绣儿就去了。这是你外祖家，再如何，都要比官府强配的人家好，你好好想想！”

姚蜜默然一会儿，悄叹一口气，只得出房，往荷花池边走去。

却说顾东瑜信步进了园子，见得荷花池边立着一个俏生生的女子，看背影，似是姚家表妹姚蜜，便试探着喊了一声。

姚蜜双肘本来撑在荷花池边的栏杆上，听得顾东瑜的喊声，忙直起身子，抬手轻捋发边，勉强一笑，喊道：“表哥！”

祖母范老夫人的生辰还没到，顾家却来了三位未婚的美貌表妹，顾东瑜其实心知肚明。论亲，自然是姑表妹姚蜜要亲些；论有才，却是姨表妹史绣儿要有才；论家底，便首推二婶胡夫人的侄女范晴家了。挑哪一位好呢？其实何用发愁，户部不是说女子人数三倍于男子吗？他只要学两位哥哥，娶上一位正妻，再纳两位贵妾不就行了？人说妻贤妾美，像姚表妹这般妩媚的，正好纳为宠妾，红袖添香。

顾东瑜含笑步近姚蜜，却见姚蜜不动声色地移了移脚步，不由得好笑：“姚表妹来顾府这些时候，还爱害羞，每回说话，都不让人靠近。”

姚蜜见顾东瑜离着她几步远便停下脚步，不再退缩。

顾东瑜见姚蜜忽然不说话，不由得问道：“表妹，怎么不说话了？”说着又走近两步。

“嗯！”姚蜜抬手挡住左脸颊，鼻孔里嗯了一声，气息热热拂在掌心，很快散了去。她心下有些奇怪，不知道是否因为水土不服，最近呼出的气息颇有些古怪，特别是接近年轻男子的时候。

“表哥，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几位嫡亲表哥中，未婚的就剩下大舅家的这位三儿子顾东瑜与二舅家的小儿子顾东瑾。顾东瑾还好，房里只有两位通房丫头，也肯读书上进。顾东瑜却是被人宠坏了，房里一大堆通房丫头不说，还爱出去寻花问柳，自命风流。姚蜜这会儿寻思着，若要勾引，当勾引顾东瑾才是。

顾东瑜见姚蜜轻轻蹙眉，月色下瞧着，比平素还要美貌，不由得伸手要去拉她，嘴里道：“表妹该不会讨厌我吧？怎么我一来，你就要走？”心里却想着，装吧装吧，在家乡都嫁不出了，还这么爱装。小心我不理你，让你白装！

姚蜜侧身避过顾东瑜的手，转开脸道：“表哥，我真的要走了。”

夜风中，有暗香涌动，顾东瑜嗅了嗅，忽然感觉口干舌燥，一低头，见姚

蜜的耳朵根红了，想慌忙离开。于是，忽地下了决心，清了清嗓子道：“姚表妹，我是真心的。你们上京来，难道不是为婚事？”

他会真心？姚蜜一怔，退后两步道：“昨儿下午，我在凉亭外，听得你和史姐姐说话……”

顾东瑜这才想起自己昨天巧碰史绣儿，见她谈吐有致、气质出众，不由得心生爱慕，当时好像也是说自己是真心的。

姚蜜乌溜溜的眼睛看了看顾东瑜，心下以为他定会不好意思，不想顾东瑜却笑道：“好啦，你和史表妹一起进门，不分大小，亲上加亲，这样可好？”

“就算我答应，史姐姐也未必答应。”姚蜜垂下头，轻轻吐了一口气，心下怅然。就是这样的男子，一样有人抢着要。难道说，优秀的男子、好的男子，全都死在之前的十年战争中了？

顾东瑜见姚蜜不为所动，挑挑眉，低声道：“既然如此，那你大晚上的跑到荷花池这边做什么？别告诉我，你在等东瑾。”

姚蜜很快反应过来，是啊，自己真笨，居然巴望顾东瑾会来。顾东瑾的娘亲和范晴的娘亲是亲姐妹，两人是嫡亲的姨表，自然要亲上加亲，怎会来见她？

顾东瑜心下得意，这府里除了顾东瑾，便只有他未婚了，姚蜜不想和范晴一同嫁给顾东瑾，就只能和史绣儿一同嫁给他了。否则，再耽搁下去，就等着官媒上门，强配了穷小子吧！

姚蜜也亲眼看到，闺密中过了年龄未许人的，被地方官强行婚配，随便塞给人做妾。也正是这样，顾夫人才会着急万分，不顾脸面地教导她那些话，让她一定要勾住顾东瑜或是顾东瑾。毕竟这是外祖母家，有外祖母和舅舅等人护着，不管嫁给哪位表哥，府里都不会亏待她。

顾东瑜见姚蜜沉默下来，便凑近道：“史表妹并不难相处，姚表妹你就……”

“我不会和史绣儿一起嫁的。”姚蜜突然愤怒起来，紧紧握着拳头，抬起头一字一句道，“表哥，我及笄了，不得不赶紧思谋婚事，这个不假，但并不代表我就要和别人一起嫁给你，也并不代表我就得和别人共享相公。什么一起进门、不分大小、亲上加亲，我呸！”

姚蜜模样娇俏，这么霞红了脸、含怒带嗔地说话，却看呆了顾东瑜。

顾东瑜好半晌才听懂姚蜜的意思，也不舍得反驳姚蜜，只踏前一步道：“那你想怎样？”

是啊，嫁不得顾东瑾，不想嫁顾东瑜，那我想怎样？姚蜜退后一步，背

部抵在栏杆上，胸口微喘，张口欲说话，又闭上了。难不成要去做姑子？若这样，她置父母兄弟于何处？父母养她育她，她未曾报答半点，还要令他们伤心吗？

见姚蜜楚楚可怜地抵在栏杆上，顾东瑜又生了想法：咦，她这是？是了，她怎会不想嫁？这般作张作致，无非想要我给她一个保证，让她做正室罢了！只是昨儿嘴快答应了史绣儿，这会儿却没法答应她了。

顾东瑜想了一想，又走近两步道：“表妹，咱们毕竟是姑表，史表妹只是姨表，不如咱们亲，我自会护着你些。你看……”

顾东瑜的呼吸扑面而来，姚蜜一侧脸，却还是没有避过。她只觉脸颊生烫，身子微酥，顾不得答顾东瑜的话，右手撑在栏杆上，挺了挺身子，转身欲走。

顾东瑜虽未娶亲，可这两年纵横花丛，自命是一把好手，只逼近两步，就见得姚蜜脸颊绯红、呼吸急促，心下暗笑：这妮子明明春心欲动，嘴里偏生要装正经。想到这里，他便伸手去扯姚蜜的袖子。

姚蜜只觉自己呼吸又热又烫，再也忍不住了，张开樱唇，“呼”的一声，朝顾东瑜脸上吹了一口气。

顾东瑜正笑着，忽然感觉一阵异香拂在口鼻间，胸口一窒，全身一软，便摔倒在地上。

“你们在做什么？”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表哥摔倒了！”姚蜜一听是史绣儿的声音，有些心虚，不及细想，头也不回就跑了。

“表哥，你怎么了？”史绣儿见姚蜜跑了，只得上去扶顾东瑜。

顾东瑜全身瘫软，勉强伸手捉住史绣儿的手，喃喃道：“快扶我到僻静处。”说着见史绣儿疑惑，便补充道，“我中了媚香，须得……”

史绣儿甩开顾东瑜的手，站起来道：“我去喊人过来扶你！”心里想着：一边去一边去，动情可以，动欲可不行。

史绣儿自负才貌双全，一直想挑一个如意郎君，不想现今家有女儿的都愁嫁，她一个六品官的女儿，想要做正室，又想高攀，却是难如登天。因此也和姚蜜一样，这么一耽误，就差不多满十五周岁了。

史绣儿的母亲，人敬称为史姨妈，也和顾夫人一样，急得夜不能眠，最后还是史老爷提醒，她才想起顾家还有两个少爷未婚，便匆忙领着史绣儿赶到顾家，借着给范老夫人贺寿和探亲的理由，打算在顾家住一段时间，直到解决史

绣儿的婚事为止。

顾家两位未婚的少爷中，史绣儿和姚蜜一样比较中意顾东瑾，但顾东瑾的母亲和范晴的母亲是亲姐妹，想来顾东瑾是会遵母命娶范晴的，因此她和姚蜜只能把眼光放在顾东瑜身上。虽只能如此，可她还是有些不甘心。

顾东瑜身上难受，心里却得意。真是想不到啊，姚表妹居然连媚药都准备了，可她明显是一个新手，不懂得看场合，贸然就撒了药出来，却被史绣儿走来撞破了。

媚药这东西，顾东瑜自然是用过的，他心里感叹道：唉，姚表妹下手太重了，分明是用了两倍的药，这才把我媚倒在地，动弹不得。若是用的分量少些，这会儿估计早就身轻如燕，动作敏捷，和她找个地方双双对对了。

史绣儿正盘算着，忽然听得另一头似有脚步声传来，她抬头一看，认出是范晴的身影，情急之下匆匆道：“表哥，我自己一个人也扶不动你，等我再去喊一个人搭把手，把你扶回房间去。”说着立起身，冲范晴喊道，“范妹妹快过来，表哥晕倒了！”

“怎么回事？”范晴三两步跑了过来，一看地上躺着的，正是顾东瑜，不由得吓了一跳，道，“好端端的，怎么晕倒了？”

“我适才过来，见得姚表妹和表哥说话，姚表妹突然就跑了，表哥却晕倒在地上，也不知道为何。”史绣儿使个金蝉脱壳之计，道，“范妹妹在这儿瞧一下，我往前头去喊人。”说着不待范晴回应，急速往另一边就跑。

范晴正眯眼，就听见地下的顾东瑜呻吟了一声道：“范表妹扶我一把。”

“三表哥感觉如何了？”范晴有些为难，毕竟男女有别，这……

顾东瑜这会儿已缓过劲来，见范晴不扶他，自己动了动手脚，挣扎着爬了起来，谁知一时起得太猛，有些站不稳，趔趄了一下，他手一伸，忙抓住范晴的手臂，想要稳住身子。

范晴见顾东瑜站立不稳，只得伸出手扶了一把。不想她这一伸手，手臂却被顾东瑜牢牢抓住，未待她挣开，就听见另一头传来顾东瑾的声音：“晴表妹。”

范晴回头一瞧，只见顾东瑾正向这边走来，她心里忽然一慌，下意识就去甩顾东瑜的手，嘴里对顾东瑾解释道：“三表哥晕倒了，我扶了他一下。”

却说姚蜜走到半路，寻了个僻静处，从怀里摸出一包药粉来。因顾夫人是铁了心要让姚蜜嫁入顾家的，除了种种教导之外，还交给姚蜜一包药粉，让她藏在身上，说若到非常时候，便拿它出来用。姚蜜好奇之下，曾偷偷打开嗅了嗅，还撒了一点儿在茶里喂了猫儿，结果那猫儿瘫软在地，好半晌不动，到了

下半夜，却生龙活虎起来，叫春叫了一晚，吵得她整晚没睡着。那包药粉的味道和药效，她记忆犹新。

姚蜜揭开纸包，掀开一角举到鼻端一嗅，脸色马上变了。没错，她适才呼吸又热又烫，忍不住朝顾东瑜脸上吹，吹出的那口气正是这味道。天哪，这是怎么回事？顾东瑜如果误会自己对他下了媚香，嚷嚷出去，自己不嫁他还能嫁谁？还有一个大问题，那便是婚前失德，是没可能做正妻的，只能沦为妾侍。这可怎么办？不，她纵是嫁不出去，也不要当妾。

姚蜜嗅着药粉，鼻子一痒，突然打了一个喷嚏，纸包里的粉末被她的气息一吹，四散飞起，有部分直溅入她的鼻孔里。

要死了，莫名其妙中媚药了！姚蜜心知不妙，于是狠狠地擤起鼻子，想把吸进去的药粉擤出来，但那药粉太细，早已散在她的呼吸里无影无踪，哪里还能擤得出来？

姚蜜悲愤极了，嫁个人就这么难？还得备下媚药随时勾引！现在好了，药还没派上正经用场，自己先吸了进去，可想而知，待会儿将出现什么情况。

姚蜜一张俏脸热辣辣的，心里窝着一团火。是的，她想嫁，她不想被地方官强行婚配，这才跟随母亲上京城，巴望嫁给良人，好避过一劫，了却父母的心事。但这不代表她就要饥不择食，见个男子就下套吧？她就算要下媚药，也该下给值得的男人，而不是顾东瑜这类男人吧？

这京城里的男人，全都眼高于顶，一副外地来的女子只配给他们做妾的模样。她现在后悔了，早知道，就不该跟母亲上京，直接在江南择个普通人家的子弟下嫁好了。现下已到了舅舅家，若没有顺利嫁出去，再回去便更加贬值了，再找个好人家，谈何容易？

很快，姚蜜便觉着身子炽热起来，顾不得许多，她匆匆把剩下的药粉撒在地下，一径往房里跑。天哪，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撞见人啊，撞见人就坏了。

顾夫人在房里坐立不安，怕姚蜜勾引不了顾东瑜，又怕姚蜜失了分寸闹出笑话，又后悔不该早早递了药粉给她，一时千百种滋味集于心头。唉，家有适婚女儿就是愁啊愁！

她正发愁，只听门一响，姚蜜揭帘而进，俏脸酡红，呼吸急促，嚷嚷道：“娘，不好了，我中招了！”

顾夫人一见姚蜜的样子，先是吓了一跳，接着生气道：“你这是怎么啦？”

姚蜜心下羞愧，瞒去自己呼出的气息有异一事，三言两语说了事由。只说顾东瑜突然倒在地下，史绣儿又正好经过，她便跑了，跑到半路，怀里的药粉

掉出来，溅入了鼻子内。顾夫人顾不得生气，捂住她的嘴道：“别说了，快灌两杯冷茶下去！”说着便出门，吩咐丫头提了一桶冷水进来，亲自帮姚蜜脱了衣裳，看着她泡了进去，这才松了口气。

“作孽啊！怀里藏着药粉，没迷着别人，居然先迷着自己了！”顾夫人恨铁不成钢地戳姚蜜的额角，又叹气道，“你这么一走，不就让史绣儿得手了？笨死了！”

姚蜜不敢作声，只慢吞吞地站起来，擦干身子穿上衣裳。

顾夫人眼见姚蜜没事了，又一心想去打探顾东瑜和史绣儿的消息，便出去了。

顾夫人一走，一个丫头便进来跟姚蜜道：“小姐，史小姐和范小姐吵架呢！”

正说着，就听到房门外有人敲门，另一个丫头在外喊道：“小姐，大舅夫人那边的梅花姐姐来了，请小姐过去说话。”

“这么晚了，知道她是为着什么事请我的吗？”姚蜜眼皮直跳，胡乱整了整衣裳，在镜前一边整理头发，一边问道。

丫头在门外答道：“说是大舅夫人看月色好，请表小姐赏月吃果子，催小姐快去呢！”

现下装病，有说服力没有？姚蜜权衡了一番轻重，自行摇摇头，寻思着：若顾东瑜真告了状，说自己迷倒了他，史绣儿又帮他作证，那便……哼，不管如何，不认就是了。

姚蜜随梅花出了院子，却见梅花并不是朝苏夫人院子的方向走，不由得一怔，问道：“不是舅妈要见我吗？”

梅花停下脚步，看看周围无人，便附过身去悄声道：“表小姐，发生了了不得的大事呢！”

“什么事？”姚蜜心口一跳，有些心虚。

梅花这阵子拿了顾夫人不少好处，也想卖个好给姚蜜，因此悄悄把事儿说了。

姚蜜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天哪，顾东瑾和史绣儿在荷花池边拿住了顾东瑜和范晴？这……这是怎么回事呢？

梅花又道：“范小姐这会儿闹着要寻死，三少爷和四少爷怕惊动大人，又素知表小姐和范小姐要好，让您去劝劝。我却是怕晚了，有人问起不好交代，便说是大夫人要请您过去赏月吃果子。”

顾家几兄弟中，顾东瑾是最得顾老太爷宠爱的孙儿，因他肯读书上进。顾老太爷也曾有言，说不必那么早定亲，待有功名再议亲也不迟。众人也知道，有功名再议亲，自能攀得真正的名门贵女，顾东瑾也自有心思，因此，房里只有两个通房的丫头，并不像顾东瑜那样，左纳一个丫头，右纳一个丫头。只是他不曾想到，范晴的到来，便使得范老夫人和胡夫人齐齐变了口风，认为他该先和范晴定亲，不必等得了功名再论。

也怪不得范老夫人和胡夫人偏心范晴，胡夫人的这位姐姐范姨妈所嫁的，正是范老夫人的娘家人，几人皆是自家人，自然帮着范晴。可惜顾东瑾的心思和她们不同，另有打算，只恨没法子摆脱范晴而已。他今晚约范晴出来赏月，本来就不怀好心，恰好看到范晴和顾东瑜拉扯，正中下怀，哪肯放过如此良机？只开口道：“晴表妹，你既然喜欢三哥，我就成全你们吧！”

范晴一听，连忙解释。顾东瑾摆摆手道：“晴表妹不必分辩，我这就到祖母跟前为你们说好话，祖母等人定不会棒打鸳鸯的。”

顾东瑜难受了一阵，却是缓过劲来，也帮范晴解释了几句，道是因为自己摔倒了，央她过来扶一把，并不是和她拉扯。顾东瑾好容易找到机会摆脱范晴，如何肯听顾东瑜的解释？只道：“不管你们如何说，反正我是亲眼看见你们拉扯在一处，你们不想我捅到祖母跟前也行，但我是不会定亲的。”说着就要走。

范晴一听就着急了，一下冲向荷花池边就想往下跳，史绣儿站在她身旁，眼明手快，赶忙拉住，慌忙劝道：“范妹妹，你说清楚就是，何必这样？”

顾东瑜见闹成一团，怕惊动府里的大人，只得道：“到楼阁再说吧，小心惊动了人。”

一行人到了楼阁，顾东瑜适才的躁动已消了去，心下暗暗诧异：咦，姚表妹这个媚药也奇怪，不需合欢，居然只过一阵子就没事儿了。

待姚蜜赶到时，正好见顾东瑜和顾东瑾沉着脸，范晴却嚷着要寻死，史绣儿劝了这个又劝那个，忙得不亦乐乎。

顾东瑜虽喜欢胡闹，但见范晴寻死觅活的，马上没了胃口，恨不得马上脱身。想着姚蜜和范晴要好，自能劝得范晴安静下来，故一见姚蜜来了，马上站起身道：“姚表妹，事情是你惹起的，该你负责。你们都是好的，可惜我惹不起。以后大家少见面吧！我走了。”

顾东瑾见顾东瑜要走，他也不想留，便站起来道：“不管你们打什么心思，我这两年是不打算定亲的。”说着瞥了一眼史绣儿和姚蜜，跟在顾东瑜身后走了。



他们什么意思？史绣儿和姚蜜一怔，又马上反应过来：顾东瑜的意思是三个都不要；顾东瑾的意思是，他知晓她们都想嫁给他，但是，不管是范晴也好，她们也好，他一个也瞧不上，她们就不要白费心思了。

范晴也不傻，一听顾东瑾的话，也明白了过来。不是她解释不清楚，而是顾东瑾本来就不想和她定亲，只是借此摆脱她罢了！

待顾东瑜和顾东瑾的身影消失在楼阁外，范晴止了哭声，可眼泪却如断线的珠子一样，一颗一颗往下掉。

史绣儿紧紧咬着唇，心下万分难受。

姚蜜呆站了一会儿，喃喃道：“我们三人都被嫌弃了吗？”

夜风拂过，姚蜜的话在黑夜中幽幽回旋着。史绣儿抬眼打量了她一下，再看看梨花带雨的范晴，黯然道：“是的，就是这样没有担当的两个男人，依然嫌弃我们了。还有一个半月，我便满十五周岁了，到那时……”说着凄凉一笑，然后止了后面的话。

范晴一边擦眼泪一边道：“上京之前，我娘就给我撂了话，说这趟上京，要么嫁在京城，要么死在京城，总之，不准回去丢人。”说着狠狠揉了揉眼眶，推开窗遥望着远方，神色凄然。

“不过是气话罢了！我娘还说，若我嫁不出去，不止要我死在京城，她也会死在京城呢。”史绣儿知道自家娘亲有多嫁女心切，说着也红了眼眶。

姚蜜怕范晴真的会想不开，忙不动声色地靠过去，拉她坐到自己身边，发狠道：“若我是男子，就把你们两个都娶了，就什么事都没了。”

听了姚蜜的话，范晴不由得破涕为笑，把头靠在姚蜜的肩上，轻轻道：“可惜你不是男子。”

史绣儿也移到姚蜜身边，三人并排坐着，同病相怜，满怀愁绪。

到了此时，史绣儿才问姚蜜道：“顾东瑜说你给他下了媚药，是真的吗？”顾东瑜倒在地上时，确实像中了媚药，可是适才又见他好好的，并没有出丑露乖，又不大像中了媚药的样子。

姚蜜摇摇头道：“没有。”

都这个时候了，姚蜜也没必要骗自己。史绣儿想着便释然了，接着苦笑一下道：“也是，纵然是要下媚药，有必要给他顾东瑜下吗？”

姚蜜接口道：“顾东瑜以为他是谢腾将军呢？是个女人都想着给他下媚药。”

提起谢腾，三个女人不由得眼睛一亮，接着又一暗，谢腾将军才叫男人，才是女人一心要嫁的人，可是怎么轮也轮不到她们啊！

谢腾十二岁时，就随父镇守边关，杀敌无数，立下很多战功。及至今年年初，大魏朝和打了十年的大金朝罢战，双方订了盟约，谢腾才班师回朝。他到京城时，正好是春末夏初，皇帝亲自出宫迎接，封谢腾为威猛将军。而今年秋，谢腾正好十八周岁，按朝廷颁布的法令，他也必须娶亲生子。像这样一个人，不光京城贵女全都盯着他，就是公主和郡主也是在暗暗竞争着。

大魏朝先前也重文轻武，文官出阁入相，武将在朝堂上却无说话的地位。后来发生了动乱，而在这十年的战争中，武将渐渐压过文官，拳头硬就吃香，能打退敌人就受崇拜。而谢腾，却是文武双全，且相貌极其俊朗。他班师回朝、策马进京时，满京城的女子都看痴了。姚蜜等人当时也在酒楼的窗前，揭开窗纱，看着谢腾策马沿街而过。

史绣儿最先回过神来，使劲儿瞪了姚蜜几眼，突然道：“想嫁谢将军，我们是一星半点的指望也没有的。但将军府里，可不止他一个人没有妻室。”

那一年敌袭，边关告急，谢老将军领着两个儿子和孙子谢腾杀敌，不久，传来谢腾的叔叔阵亡的消息，而谢腾等人则生死未明。谢腾的母亲和年仅十六岁的姑姑谢云着急之下，易为男装，随援军到达边关。没多久，敌退，谢腾的父母和姑姑俱丧，谢腾重伤，祖父谢老将军轻伤。

一场大战下来，谢家折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媳妇。也正是如此，皇帝才对谢家满怀歉意，一赏再赏。现下谢腾和他的两个堂弟谢胜及谢膺的婚事，皇家也介入了其中。满京城的人都在猜测，谢家的子弟，有一个肯定要当驸马，另外两个娶的肯定都是贵女。

这会儿，范晴接嘴道：“谢将军的两位堂弟虽未娶亲，可是，一样被人紧盯着，怎么可能轮到咱们？”

史绣儿抿抿唇道：“我指的，不是他的两位堂弟。”

“那是谁？”姚蜜糊涂了。

史绣儿的脸刷地红了，忸怩着说出了一个字。

“什么？”姚蜜和范晴同时目瞪口呆地看着史绣儿，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史绣儿扁扁嘴道：“谢老将军是老了点，但正因为他老了，才容易服侍。而将来他一蹬腿，他的妻子，就是谢家儿郎们的长辈，没人敢轻易得罪的。这难道不比嫁顾东瑜要强吗？”

姚蜜的眼皮直跳，过了好一会儿才道：“虽如此，可是，谢老将军凭什么看上你呢？”他虽老，可是想纳美妾，想要美人，一样招手即来。

史绣儿更正道：“不是看上我，是看上你。五年前我和母亲上京，恰好



见过谢老将军的女儿谢云飞马出京。你的样貌跟谢云有几分像，若你出现在谢府，定能引起谢老将军的注意。”

见姚蜜还听不明白，史绣儿一跺脚道：“谢家这阵子不是在招厨娘、绣娘吗？咱们都有一手好女红，索性就扮为平民家的女儿，进到将军府当厨娘或者绣娘，然后设法子引起谢老将军的注意，一起嫁给谢老将军。有他在，咱们也不会被人欺负；他不在了，谢家儿郎一样会护着咱们。”

范晴也听出味道来了，小声道：“对，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三人就顶个诸葛亮。一个人拿不下谢老将军，三个人总能行的。况且姚姐姐相貌又像谢云，更多了几分把握。”凭她们的姿色才智，没法争取到谢腾这样的年轻儿郎，还没法争取到谢老将军这样的老人吗？

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想的便是邪恶的招儿了。姚蜜迅速估量了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狠下心道：“那就这样办。反正谢老将军六十八岁了，就算他老当益壮，也……嗯嗯，一定不能人事了，咱们三人一起嫁给他，就是在一棵大树底下歇凉，也不会损失什么。过几年他去了，咱们三人还能享受将军府提供的好处，也能学京城贵妇，养个面首之类的，过上快活的日子。”

姚蜜虽大胆，但要她背着大人去勾引谢老将军，总是胆怯的，但一想到有史绣儿和范晴两人做伴，胆子马上肥了起来。

范晴眼里的泪早已干了，于是献策道：“咱们不能告诉大人说去勾引谢老将军，只说去勾引谢腾等人。若不然，咱们的娘定然不会答应。”

“来，咱们好好商量。”于是，姚蜜拉了史绣儿和范晴的手，三颗头凑在一起，商量起来。

第二章 迷倒



像谢腾这样的男子，姚蜜等人岂会不喜欢，岂会没有幻想过和他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是，连顾东瑜这个不成器的都嫌弃她们了，到了这个时候，她们要是还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那就是自寻死路，自甘沦落了。

但谢老将军又不同，他年纪虽老，却是一位侠骨柔肠的老将。他育有两子一女，女儿谢云是他五十岁那年得的。谢老夫人当年高龄生下女儿谢云，损了身子，没两年就去了。谢老将军怜爱女儿失了母亲，百般宠爱，不想一战下来，两个儿子和宠爱的女儿俱没了，那种伤痛，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

史绣儿料想，若是谢老将军见到相貌有几分像谢云的姚蜜，定会爱上。到那时，她们再三人联手，那么，嫁进将军府当夫人的可能性定是极高的。

而范晴想的却是另一个方面，她隔了一会儿道：“若是谢老将军看姚姐姐像谢云，动了念头，想收姚姐姐为干女儿呢？”

姚蜜摇摇头道：“当了谢老将军的干女儿，也不见得能顺利解决婚事。两相比较，还是当谢老将军的夫人比较妥当。要是别家的老头，纵是嫁了，也没什么用处。谢老将军可不同，他的妻子已亡不说，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以及一个女儿全都没了，现在只有三个孙子。咱们要是嫁给他，就是将军府的女主人，谢腾也得喊咱们一声祖母。待得谢老将军一蹬腿，咱们就是将军府的最高长辈了，到时候养养花、种种草、逛逛街，闲时训训晚辈。若是哪天寂寞了，就招个……况且，有你们做伴，咱们一起出谋划策，想过快活日子，那还不容易吗？得了，就这么干，别和年轻姑娘们争夫婿了。”

史绣儿兴奋地接口道：“到那时，谢腾等人的婚事，咱们做长辈的，还能参谋一把，帮他选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进府。最重要的是不能娶什么公主郡主之类的，若不然，咱们做长辈的还得被晚辈压着，可不大好。”

范晴被姚蜜和史绣儿描绘的美好前景挑动得热血沸腾，晃了晃小粉拳道：“既然两位姐姐都这样说，那我就跟定你们了。”

三人又商量了许久，才出了楼阁，然后盈盈跪下，在月下发誓，道从此以后就是异姓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拼尽一切法子，务必要一起嫁给谢老将军。